

建筑理论译丛

形式的探索

——一条处理艺术问题的基本途径

• 建筑理论译丛 •

汪 坦 主编

形式的探索—— 一条处理艺术问题 的基本途径

〔美〕 伊利尔·沙里宁 著
顾启源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形式的探索》是一部论述建筑艺术创造问题的理论专著，作者为美籍著名建筑师、杰出的建筑理论家伊利尔·沙里宁。全书分三部分系统阐述了建筑艺术创造的基本原则，以及如何正确地探索建筑的形式诸问题，语言生动风趣。对理论研究工作者及有志于创新的建筑学学生和建筑师们来说，这是一部极为有益的理论著作。

Search For Form
A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Art

Eliel Saarinen

* * *

建筑理论译丛
形式的探索
——一条处理艺术问题的基本途径

[美] 伊利尔·沙里宁 著
顾启源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北京阜外南礼士路）

*

开本：850×1168 毫米1/32 印张：11 1/3 字数：297千字
1989年10月第一版 198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470册 定价：11.85元

ISBN7—112—00619—8/TU·438
(5780)

《建筑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汪坦

副主编 罗小未 刘开济

编 委 (按姓氏笔划)

王申祜 尹培桐 张钦楠

张似赞 刘开济 刘先觉

刘亚芬 乐民成 吴煥加

李大夏 汪 坦 罗小未

周卜颐 顾启源 黄天琪

黄兰谷 程友玲

《建筑理论译丛》书目

人文主义的建筑	[英] 乔夫雷·斯科特著	张钦楠译
* 现代设计的先驱者	[英] 尼古拉斯·佩夫斯纳著	王申桔译
建筑体验	[丹麦] S·E·拉斯穆森著	刘亚芬译
美国大城市的生长和衰亡	[美] J·雅科布斯著	黄天琪译
建筑的意向	[挪威] 诺伯格·舒尔茨著	程友玲译
* 现代建筑设计思想的演变 ——1750~1950	[英] 彼得·柯林斯著	英若聪译
建筑设计与人文科学	[英] G·勃罗德彭特著	张 韦译
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美] 罗伯特·文丘里著	周卜颐译
建筑美学	[英] 罗杰·斯克鲁登著	刘先觉译
符号·象征与建筑	[英] G·勃罗德彭特等编	乐民成译
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	[意] M·塔夫里 著	郑时龄译
* 形式的探索	[美] 伊利尔·沙里宁著	顾启源译
建筑环境的意义	[美] A·拉普特著	黄兰谷译

注：（凡注有*者已出版）

前　　言

我是教师，算不上理论家，只是近来国际文化交往比过去受到了更广泛的重视，青年建筑师和教师、学生们面临着众说纷纭的外来理论的冲击——符号学、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建筑中的象征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等。一方面为他们的没有成见、思想奔放而高兴，另一方面却又担心那些不难觉察的人云亦云、见异思迁的迹象，把最旺盛时期的精力消耗在无谓的激动中。国外的这些观点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破，涉及到现代哲学、美学、心理学、文艺理论、社会学、人类学等，当然还有现代科学技术、电脑、数学模型等等各种领域。但也并非人世间的“纯金”或天外飞来的“陨石”。尽管和我国当前的情况有着时间空间上的实际差别。在它们里面仍确有值得借鉴的地方。青年们追求知识迫不及待的热情时时在我身边鞭策着！这套《建筑理论译丛》就在同道们的支持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主其事，对手头资料做了一些粗糙的初步挑选十三本，约定译者，准备问世。想弥补眼下外文水平较差原著又少见的缺陷，增添一些可以认真读的书。以后还可选定一批陆续出版。现在最早译成的两部：“彼得·柯林斯：《现代建筑思想的演变》，“尼古拉·佩夫斯纳：《现代设计的先驱者》就要发行了。作为多年的教师，我还想说几句话。

理论最忌僵化，这种教训已使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想来这一代青年，经过暴风雨的荡涤，已有切身的体验。对这些外来的说道应该会是清醒的，也不致故弄玄虚以自高身价。

再者，关于建筑各种理论的评价，往往只称为有所

启发（来自正反两方面的），不常说依据、遵循或指导原则等等。希望这套丛书能起一点这样的作用——启发。
让我们来开拓耕耘自己的园地吧！

译文尽可能保存原意，不添不删，免得文责不清。
译者一般只作解释性说明，评论批判文章则可另行发表。
这也是想更多地引起独立思考的意思。

汪坦 一九八六年六月

译者随想

《形式的探索——一条处理艺术问题的基本途径》一书，是芬兰出生的美籍著名建筑师、杰出的建筑理论家伊利尔·沙里宁的著作。伊利尔·沙里宁●(Eliel Saarinen, 1873~1950)于1923年移居美国，先在密执安大学建筑系任教，1934年创办匡溪艺术学院并任院长（匡溪艺术学院位于底特律市西北郊）。此书即是沙氏在匡溪学院时撰写的，内容是论述建筑艺术（以及同建筑有关的绘画及雕塑等艺术）的创造问题。

这本书写得非常出色。沙氏具有广博的知识、高深的艺术修养、以及丰富的建筑设计创造经验。他对深奥复杂的艺术创造问题，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此书首先阐述建筑艺术创造的基本原则，随后教导读者如何去解决建筑艺术的创造问题，即如何正确地探索建筑的形式。这是一本对建筑师们极为有益的理论著作，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本关于探索形式的著作，主要是写给青年人阅读的”，所以，对于我国有志于创造的年轻建筑设计者来说，这本书特别有用，值得仔细阅读。

此书除了全面论述建筑艺术的创造问题以外，还提出下列一些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观点，也许对我国的建筑设计者会起到一些有益的启发作用。

第一点：对艺术创造要抱真诚的态度。

沙氏在论述艺术创造时，经常提到“真挚”“真心诚意”等字眼。他在“绪论”中提出：“大家都应当致力于最真实地表现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的确，对形式的探索，除非出于真心诚意，否则这种探索又有什么益处呢？”

● 伊利尔·沙里宁的夫人洛佳(Loja)为知名的纺织设计师，她和伊·沙里宁一起在匡溪艺术学院任教。他们的儿子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也是美国极为著名的建筑师。

对艺术创造抱真诚的态度，骤看似乎不难，实际做起来却很不容易。首先，建筑创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要取得成功往往要倾注全部的时间与精力，如果没有全心全意为建筑艺术作贡献的坚定意志，就会知难而退，半途而废。其次，设计者在从事建筑创造时，头脑中常会涌出“人家对我的设计会有什么看法？”的私心杂念：于是为了“露一手”或“给自己树立纪念碑”，就故意标新立异，以引人注目，而不是真诚地为了求得艺术的质量而进行创造，这样自然不可能搞出真正优秀的作品来。再者，搞建筑设计时，时常会受到外来的各种干扰，如委托设计单位提出的不合理的“框框”，旁观者的“舆论”，国内外流行的时髦式样的影响等等，如果不能坚持真诚的创作态度，就会把握不住自己，为了满足一些人的意图，为了求得四平八稳，或者为了赶时髦，而去迎合别人。还有极少数的设计者，则为了自己的“面子”，不肯虚心考虑别人的正确意见，这更不是搞艺术创造的应有态度。所以，在从事艺术创造时，只有彻底排除各种私心杂念，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不怕阻挠和困难，锲而不舍，才会创造出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来。

对艺术创造持真诚的态度，是一个立场问题，也是建筑设计的出发点。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则设计者无论有多大的天赋和才华，也不可能在正道上发挥作用，他设计出来的东西，必将带有故弄玄虚和矫揉造作的味道，因而不会有持久的价值。

第二点：从事艺术创造，要保持年轻的心灵。

沙氏反复强调，建筑师的主要职责在于创造，在于不倦地从事艺术的探索。沙氏要求艺术家保持朝气蓬勃的创造精神，保持年轻的心灵。他指出：“当人们以青年人那样的热情，去从事形式的探索时，形式就永远是最有生命力的。”他又说：“如果艺术作品新鲜、活泼、生动，则说明艺术家具有年轻的心灵。”

很明显，一个人心灵的年轻与否，不在于其年龄的大小。有少数青年设计者墨守成规，很少创新的勇气，按沙氏的话说，这些人“在年岁上也许是青年，可是在心灵上，他们已经暮气沉沉，

止步不前，成为思想衰老的人。”反之，却有不少年老的艺术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仍在不断地从事新的艺术探索。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永不衰老，始终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

沙氏也是一位永不服老的艺术家。他说：“有的人自认年老，正是由于他自己认为如此。如果他接触青春的源泉，愿意在探索未来的形式时采取进步的行动，那么，他将保持青春。”

另外，要保持年轻的心灵，防止思想衰老，必须多跟具有创造性思想的人接触。不同的创造性思想的碰撞，会迸发出灵感的火花，从而产生新的创造力量。沙氏深知这一点，他不仅经常跟进步的艺术评论家、绘画家、雕塑家、音乐家、文学家等交往，而且喜欢与年轻人为伍。他说：“我跟艺术界中各种人士的来往，开拓了我的视野”又说：“我很早就下定决心，不管我年龄可能增长多大，我要永远同年轻人待在一起，我就是努力这样做的。”

正因为沙氏如此强调艺术家要保持艺术的青春，所以他在本书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题词：“谨将本书奉献给所有具有年轻心灵的人们。”

第三点：建筑师应创造优美和谐的整体环境，并且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

沙氏认为，各种艺术形式并无高级与低级之分：造型艺术中无论是建筑（群体与个体）、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品，或者是室内的陈设与装饰，无论是价格高昂的用贵重材料制作的艺术品，或者是售价低廉的用泥土和竹木制作的民间工艺品，都要求艺术家一视同仁地进行精心的设计。所以，凡是我们生活环境中的所有的东西，大至城市、社区、园林、房屋，小至居住的房间以及日常的家具和生活用品等，都应当具有精美的有表现力的形式，而且各种形式都应当相互协调，构成和谐优美的有机整体的环境，这样才能对人民的精神与文化的提高，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不言而喻，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建筑物。也就是说，建筑师对各种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模的建筑，都应当一视同仁地进行精心的设计。但是，我们有不少设计者怀有一种偏见，他

们重视大型的或高层的公共建筑，而轻视低层的普通住宅。殊不知大量的普通住宅，包括住宅群体及生活服务房屋与城市建筑小品等所形成的优美和谐的整体环境，正是与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密切相关，而又最能对他们在精神上与文化上具有影响的东西。普通住宅唯其造价低廉，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建筑师在设计时需要倾注更多的精力和发挥更大的创造力。建筑师不应当只是热衷于设计供少数人使用的豪华建筑物。建筑师应当关心社会，关心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尤其在当前我国广大劳动人民居住条件十分困难之际，建筑师应当为他们创造优美、和谐与健康的居住环境，满足他们物质上、精神上与文化上的要求。这是建筑师应尽的社会责任。

另外，还有一些问题也似乎值得提一下。

沙氏在本书中，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明，甚至每一个地区，都必须进行独立思考，创造适用于自己的形式，而不应当模仿或抄袭外来的或古代的形式。他还详细地分析了模仿和抄袭所带来的危害。因此，建筑师在进行创作时，就面临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如何对待外来的形式，二是如何继承传统。

一、对待外来的形式的问题

沙氏告诉我们，任何民族的建筑形式，都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生活的变化，而在不断地演变；在演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来的影响，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越是频繁，则彼此之间的影响也越大。但是，沙氏提出下列问题：“我们应当首先停下来仔细思考一下‘影响’这两个字的真正含意，它是指由于跟外来形式发生接触以后而产生的创造灵感呢，抑是指直接搬用这些外来形式呢？”

结合我国近年来的情况，自从我国执行开放政策以来，过去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建筑界长期存在的保守封闭与思想僵化的压抑气氛，已经有所变化，自由活泼与欣欣向荣的局面开始出现。在此同时，近年来西方建筑中的许多新鲜事物，也大量介绍到我国

来，使我们扩大了视野，开拓了思路，这是一件好事。然而，在纷至沓来的外来新奇形式与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风格”与各种“主义”面前，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

沙氏向我们指出，对待外来的形式，必须采取“选择”与“创造”的态度。这就是说，我们对待外来的建筑形式，首先要理解它的意义，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它的时代及社会背景；其次要鉴别其真伪优劣。如果确实是有益于我们的进步东西，则一定要认真吸取，但必须有选择地吸取适合我国国情的形式，而决不是不管我国的社会情况、经济力量、技术水平等因素，生吞活剥，照抄照搬。在吸取外来有益的东西时，还必须加以消化，进行再创造，使之成为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沙氏所说的：“必须先从适应性的角度去直感地选择外来形式，然后才能通过创造的过程，把它纳入形式的演变之中。”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西方的建筑界有各式各样的人物，正如沙氏在“绪论”中指出的：“有人试图促进形式的机械化而彻底诉诸于技术，有人狂热地宣传杜撰的理论和武断的学说，有人大胆和感情冲动地使用激进的和新颖的手段，还有人则纯粹为了追求新奇而哗众取宠地试用新奇的形式，另外有些人则在默默地从事真诚的探索。”的确，西方有不少真诚地从事探索的优秀建筑师，但是，在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社会中，就有不少人漠视建筑师应为人类创造和谐环境的职责，纯粹为了生意经而搞各种千奇百怪的虚假形式，这些东西往往成为报刊和电视大肆宣传的对象。这种做法在建筑界造成了极为混乱的局面，并使年轻一代的设计人员迷失方向，莫知所从。沙氏还提到一些“内心对艺术并无真诚理解的艺术评论家们”，“这些人凭着他们的那些并无根据的书本知识，往往给赋有真正创造才能的人，指手划脚，发号施令。”等而下之，还有若干人充当了捧场和啦啦队的角色，对一些建筑作品进行片面的解释和宣传，并随心所欲地给设计作品贴上这个主义或那个主义的标签。这样做对于严肃认真的艺术探索者，毫无益处，只能起到干扰的作用。

由于现代西方的科学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形成了西方的机械文明，于是出现了上文提到的“有人试图促进形式的机械化而彻底诉诸于技术”的情况。西方的机械文明以征服大自然为能事。某些人迷信科技与滥用机械，认为天然的东西都可以用机械的东西加以替代。在建筑中最常见的例子是滥用机械通风和人工照明，以取代人类千百年来一直喜爱的清冽的空气和温煦的阳光，迫使人们生活在与大自然隔绝的形如牢笼的高楼大厦中。这些高楼大厦变成了一种由钢铁和混凝土零件以及各种设备管道拼装而成的机械。它们的形式象所有的机器一样，显得单调、冷漠和死气沉沉。畸形发展的现代大城市，犹如一堆堆杂乱地放在一起的形式呆板的巨大集装箱——人的集装箱。机器本来是应当为人类服务的，现在由于人类迷信和滥用机器，反而使自己受到了机器的束缚。人在给自己创造的冷冰冰的机械化环境中，随着机械的节拍，而匆忙和单调地活动，把自己变成了机械的奴隶，按沙氏的话说，“人在这样的机械化中不啻为机器齿轮中的一个轮牙。”这种违反人性的机械化建筑环境，导致了许多人的心情紧张和精神忧郁的失常状态。英国已故首相丘吉尔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塑造了建筑，然后建筑反过来塑造人。”的确，西方那种脱离大自然和压抑人性的建筑形式，对人们的精神失常与社会上流行的苦闷、空虚、追求刺激，以及暴力和犯罪等等现象，不是毫无关系的。我们理应从西方这种建筑形式中吸取教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形式。

二、继承传统的问题

作为中国的建筑师，如果不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探索，而去照搬外国的东西，是不可思议的。不过，继承优秀的传统绝不等于复古，绝不是僵硬地搬用那些不符合现代生活的、技术上早已过时的封建的和陈旧的形式，而是要结合现代生活的需要，运用现代先进的技术和材料，去进行创造。这里牵涉到一个怎样理解传统的问题。沙氏在“形式与传统”这一章中，对这个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并且特别提到了中国传统的

继承问题。传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一个民族的发展和生活变化，而在不停地发展和变化；在这个发展和变化的进程中，前天的传统吸收一部分有益的新东西，同时淘汰一部分不适用的过时东西，而演变为昨天的传统。昨天的传统也吸收一部分有益的新东西，同时淘汰一部分不适用的过时东西，而演变为今天 的传统。传统既然在不停止地吐故纳新与逐渐演变，那么传统的形式当然也要不停止地吐故纳新与逐渐演变。把传统的形式理解为古代某一时期的固定形式（其实这某一时期的形式也是由更早时期的形式演变而成的），并且硬要把它搬到现代生活中来，不啻企图把现代人的生活，拉回到古代的某一时期中去，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也决不是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做法。关于形式必然要随着生活的变化而不断更新的问题，沙氏在“形式与时间”一章中阐述得非常透彻，这里就不必多费笔墨了。

在民族传统的演变过程中，有一部分精华会保存下来，而成为这个民族传统的精神特征。这种传统的精神特征往往与该民族的气质、性情、思想、感情等有关。例如，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直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分子，而并不企图凌驾于万物之上，以万物的主宰自居。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一直提倡朴素、淡泊、中正、和平的精神；无论孔孟或老庄的哲学，都主张人与大自然的协调与和谐相处，（儒家有“天人合一”之说，庄子则提出“无以人灭天”）这与西方人的自我扩张和强调人是大自然的主人，并以征服自然为能事的做法，截然不同。也许最容易说明这个问题的实例，是中国和西方的园林建筑。在同样一块土地上从事中国式和西洋式的园林布置，则将出现两种大相径庭的结果。中国式的古典园林布置将顺应自然的地形，因势利导地安排山石树木而不露人工斧凿痕迹，亭榭廊桥等人工建筑物也将随着地势高低而自由设置，其形式是朴素而亲切的，其大小与体量也将与人的尺度相称，这样，人工的东西将与大自然结合，成为和谐平衡的整体。至于西洋式的园林布置，则从征服自然的思想出发，首先用机器将整块土地推平，然后采取对称的布局，设置几何图形的花

坛，铺设大片平坦的草地，把人工建筑物作为对称轴线的中心，并且把一些树木修剪成整齐划一的形状，处处显示出人是大自然的主人、要驾驭万物的意图。以上两种不同的形式充分反映了东西方传统中不同的思想感情和对待事物的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一些西方人士，对于迷信科技与滥用机械的做法，提出了越来越多的疑问。他们认为目前西方社会中先进的科技成就与高度的物质享受，跟人们的道德沦丧与精神贫乏，造成鲜明的对比，他们惊呼，现代的西方文明，正面临着毁灭的危险；但他们却寄希望于中国的古老文明，认为中国传统精神中，有着现代西方文明特别缺乏的东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近年来我们的一些设计者热衷于模仿西方那种征服自然以及使人与大自然隔绝的建筑形式时，西方的若干建筑师却在尝试把树木、花草、水面等东西引入建筑物中，西方的一些博物馆甚至设法复制我国古典园林中的某些优秀作品，供研究学习之用。也许西方的有识之士，已经从我国人民传统的朴素、淡泊、中正、和平的思想以及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中，窥见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智慧。那么，我们的建筑师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形式时，难道不应当很好地继承这种传统的智慧吗？

以上只是译者对这本书的点滴感想。这本书所论述的内容不仅十分全面，而且有许多深刻的见解，能给读者不少宝贵的启发和联想。尽管如此，沙氏却在他的“自序”中说：“我并不是试图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硬要别人在某种情况下按我的意见去解决某些问题。相反，我写书的目的在于论述基本的问题——说明我对这些问题的个人理解。既然我自己也还是一个探索者，我的主要忠告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成为独立的探索者。”这句话说得非常之好。不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独立的探索者，即使在阅读沙氏此书时，也要结合自己的情况，独立思考，把此书的内容融会贯通，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使我们学到的理论，成为取之不尽的创造力量。

如果本书的读者能从此书中得到教益，在建筑理论方面打好坚实的基础，并加强对形式的真假美丑的鉴别能力，从而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与创作水平，则译者就感到非常欣慰了。

顾启源

1987年秋于北京

谨将此书奉献给
所有具有年轻心灵的人们